

奴

小



新 文 學 書 局 印 行

目 錄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·····	張資平·····	一
何處是歸程·····	黃廬隱·····	九
竹林的故事·····	馮文炳·····	一八
奴隸·····	柔石·····	二七
燒餅·····	趙景深·····	六一
命運·····	黎錦明·····	七〇
三年·····	鄭振鐸·····	七九
小豐·····	戴平萬·····	九九
阿蘭的母親·····	楊振聲·····	一二一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

張資平

(一)

基督聖誕節也過了。那小的街大的街，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。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，那麼，這繁華的都市，在沒入於一個夢境，一天深似一天的，那夢境的氣氛，一天濃似一天的。

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，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。霧一般的青烟，和着濃的水蒸氣，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，把她輕輕的遮住了；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，受着舞後的餘波，還在顫動不已。那些市街，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，時時反射着微弱的的光芒，其實她正在貪她的甜夢。

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，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——一切的東西，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，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，他們一個一個的，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。在這慈母的諧音中，小兒在貪他的甜夢。

松樹和幾種長青樹以外，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，間或有兩三片枯葉，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，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。他——一個多年的流浪人——每天踏着嘩嘩嘩的枯葉，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，又嗚嗚嗚嗚的跑回他住的地方，他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。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。因為他過的是那樣單調的生活，他知道冬天去了，又是春天；夏天去了，少不得又是秋天。大自然在他眼裏，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，同他一說。過年這事情，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，就是乘着年假，休息得幾天，有時候這幾天年假，反使他無聊得不堪，他隨便到那裏，都只一個人。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，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。他想：我想他們的事，就有什麼好處？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。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。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，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。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；他的眼睛，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，開不起的一般，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；并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，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。

(二)

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。他望着市內行去，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，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。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。他走馬觀燈的一般，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。早托他的

眼睛看花了。他閉着眼睛：讓電車拖着他去。

他坐到一個地方，跳下車來，望着人海裏面一擠，夢一般的，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。市內的空氣，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。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。那一家一家的裝飾，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，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般。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。他覺得去年的冬天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，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，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，沒有幾天，又把他都撤了。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。所以這些裝飾，都好像是前幾天見過的東西；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，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，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，那街上走路的人，光着兩隻小眼，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。無數的汽車，野獸一般的，狂號怒吼，跑去跑來，光景驚心得很。電車的聲響，汽車的怪聲，腳踏車的鈴子，和人的呼號，喧擾得更不可耐。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，倒像聾子一般；好像這些聲音，在地球上互相消殺，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。

他想過年這個事情，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。但是地球的軌道，是一個橢圓。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？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，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。

，或竟還差幾十天，也誰知道？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，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，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，還可以革新。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，恰足增他們的疲倦，因為連這手段，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。

(11)

銀白色的雪花，紛紛飛落，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，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。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，有這麼一首，他念了又念：

『一個白銀的宇宙！』

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，

啊，Open Secret！

都街上的雪，也慢慢的增高起來。這天已經是三十一號，街上的人更多，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，像花樣一般。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，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。

這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，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，外面卻是漆黑的，只見無數的電燈，好像一羣的小星一樣，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輻射線，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，好像可以指點得出。

他同住的幾個朋友——都和他大同小異的——約他那晚大家守歲。他們預備了幾瓶酒，幾碗菜，圍着幾個小火盆，一面閑談，一面喝酒。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，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情的，但他們談話的中心，總離不了過年的事。有的說他去年那麼樣過年，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，但是他們這些話，又每不期然而然的，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。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；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；過了年後，一直到元宵，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；以及種種瑣碎的事，每年到那一天晚上，他們說了又說的事，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。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，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，愈不可耐。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，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，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，他們自己都能知道。就有勸人喝酒的人，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，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，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，這些手段用得太多勉强的時候，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，與因為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。

他們幾隻眼睛，眼光光地守着的那座小鐘，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。他們話也不說了。他們都眼光光地注視那個長針，看他一步步的移。聽他一聲聲的響，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。

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，兩分了，一分了。隔壁的一座大鐘，鐵塔鐵塔的，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，在那裏響。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。誰也不敢作一聲。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，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。她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聲音。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，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，把耳朵豎起，把頭偏向那一邊，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。

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。他仍依他的老調子，鐵塔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。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，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。但是他們的眼睛，有的好像在說：『去！去！去！』有的好像好像在說：『來了！來了！來了！』

(四)

初一倒是好天氣。他很早起來，吃了照例的早飯後，獨自一個人，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的平原行去。他前回過年是那那麼樣的，因為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。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，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；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；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，七八個人的葬列，慢慢的前往；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，跟着在抬靈柩的跑，聲息都無；那邊的小孩們却在高呼狂笑。他看見幾個小孩兒，又在那裏放風箏。他們在雪裏面亂跑。閉着手

的，有的在丟雪球兒玩，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。這些小藝術家那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！

那些街上，都沒有幾個人行走。到處都是靜悄悄的，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。他看見了一行行的街樹，空着在那裏站班。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，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。對着他來的電車，遠遠的早就聽見。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，去得遠了，還能聽見牠們在那裏狂哮，那街上是這般沉靜。

前幾天那麼忙碌，這一天却那麼清閑，他真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，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。許多的商店，早把牠們的鋪門關起來了。門或吃醉了的人，東倒西歪的，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。他想：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，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那麼忙碌的目的。

到了夜間，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。遠遠的看去，只見一路上的街燈，在閃着他們微弱的光芒，照着那些冷清的裝飾。幾個走路的人，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，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，一步步的在那裏走，有時沿着燈光，有時沒在樹陰裏。

這一天是初三，那些街上，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。在街上行禮的人，差不多也沒有了。只是那些裝飾，飽受着冬天的冷風，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。

他跑到一個公園裏，那裏的人，倒比平素還多。許多的小孩子，前前後後的，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，你呼我應的，在那裏有說有笑。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。一個個紅着臉；跑去跑來，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，熱鬧到十分。

那些樹都是空着枝，在那青色的濕的空氣中，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，好像是在說：陽春還沒有歸來。一池黃綠色的水，在吹起他的漣漪。幾個金魚，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，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。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，又慢慢地沉下水去，急得那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。

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。這天已經是初八，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。他仍和從前一個樣，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，晚上又從那電車的終點，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住的地方；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，晚上又跑回來。一天去了，兩天去了，一個月去了二個月去了。這樣的生括還要過幾多時，那只有上帝知道。

何處是歸程

黃廬隱

在紛歧的人生路上，沙侶也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，她現在雖然已是一個妻子和母親了，但仍不時的徘徊歧路，悄問何處是歸程。

這一天她預備請一個遠方的歸客，天色才朦朧已經輾轉不成夢了。她呆呆的望着淡紫色的帳頂，——彷彿在那上邊展露着紫羅蘭的花影，正是四年前的一個春夜吧，微風暗送茉莉的溫馨，眉月斜掛松尖寂靜的河隄上。她會同玲素挽臂并肩，躊躇于嫩綠叢中，不過爲了玲素去國，愴然的話別，一切的美景都染上離人眼中血痕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沙侶擎了一束紫羅蘭花，到車站上送玲素。沙侶握着玲素的手說：「素姊珍重吧！……四年後再見，但願你我都如這含笑的春花，牠是希望的象徵啊！」那時玲素收了這花，火車已經慢慢的蠕動了。——現在整整已經四年。

沙侶正眷懷着往事，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，忽看見，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——緋紅着雙頰，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，嬌小而圓潤的面孔，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，又輕輕地

了起來，披上一件絨布的袂衣，拉開蚊帳，金黃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進來。聽聽樓下已有輕微的腳步聲，心想大約是張媽起來了吧。於是走到扶梯口輕輕喊了一聲張媽，一個麻臉而微胖的婦人擎着一把鉛壺上來了。沙侶扣着衣扭欠伸着道：「今天十點有客來，屋裏和客廳的地板都要拖乾淨些……回頭就去買小菜……阿福起來了嗎？……叫他吃了早飯就到碼頭去接三小姐。另外還有一個客人，是和三小姐同輪船來的，……她們九點鐘到上海。早點去不要誤了事！」張媽放下鉛壺，答應着去了。

沙侶走到梳粧台旁，正打算梳頭，忽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許多，和牆上所掛的小照，大不同了。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，梳子插在頭上，怔怔的出起神來。她不住的想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結婚，生子，作母親，……一切平淡的收束了，事業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迹……女人，……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。但誰能死心踏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呢？……整理家務，扶養孩子，哦！侍候丈夫，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。社會事業——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，只好不提吧。……哦，真慚愧對今天遠道的歸客！——一別四年的玲素呵！牠現在學成歸國，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負，她彷彿是光芒閃爍的北辰，可以為黑暗沉沉的夜景放一線的光明，為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。哦，這是怎樣的偉大和有

意義——噢，我真太怯弱，爲什麼要結婚？妹妹一向抱獨身主義，她的見識要比我高超呢！現在只有看人家奮飛，我已時代的落伍者。十餘年來所求知識，現在只好分付波臣，把一切都深埋海底罷。希望的花，隨流光而枯萎，永永成爲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呵！……」沙侶無論如何排解不開這騷惑的膠結，禁不住悄悄的拭淚。忽聽見前屋丈夫的咳嗽聲，知道他已醒了，趕忙喊張媽端正面湯，預備點心，自己又跑過去替他擊替換的褲褂。一面又吩咐車夫吃早飯，把車子拉出去預備着。亂了一陣子，才想去洗臉，床上的小乖乖又醒了，連忙放下面巾，抱起小乖，喂奶換尿布，壁上的鐘已噹噹的敲了九下。客人就要來了，一切都還不會預備好，沙侶顧不得了，如走馬燈似的忙着。

沙侶走到院子裏，採了幾枝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磁瓶裏，放在客廳的圓桌上。悵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靜靜的等候玲素和牠的三妹妹。在這沈寂而溫馨的空氣裏，沙侶復重溫牠的舊夢，眼眶上不知何時又沾滯上淚液，彷彿晨露浸秋草。

不久門上的電鈴，瑯瑯的響了，張媽呀的一聲開了大門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，手裏提了一個小皮包，含笑走了進來，沙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，似喜似張的說道：『你們回來了。』

11
『玲素呢……』來了！沙侶！你好嗎？想不到在這裏看見你，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，快讓我嘗

看我們的外甥。……」沙侶默默的癡立着。玲素彷彿明白她的隱衷，因握着沙侶的手，懇切的說道：「歧路百出的人生長途上，你總算找到歸宿，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！」沙侶蒸鬱的熱淚，不能勉強的嚥下去了。她哽咽着嘆道：「玲姊你何必拏這種不由衷的話安慰我，歸宿——我真是不敢深想，譬如坑窪裏的水，牠永永不動，那也算是有歸宿，但是太無聊而淺薄了。如果我但求如此的歸宿，——如此的歸宿便是人生的真義，那麼世界還有什麼缺陷？」

「這是爲什麼，姊姊，你難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？」沙侶搖頭歎道：「妹妹，我那敢妄求如意，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嗎？只求事實與思想不過分的衝突，已經是萬分的幸運了！」沙侶淒楚而深痛的語調，使得大家惘然了，三姊妹似乎不耐此種死般的冷寂，站了起來，憑着窗子看院子裏的蜜蜂，攢進花心採蜜。玲素依然緊握沙侶的手安慰她道：「沙侶不要太拘迹吧，有什麼難受的呢？世界上所謂的真理，原不是絕對的。什麼偉大和不朽，究竟太片面了，何嘗能解決整個的人生？——人生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，誰能夠面面顧到？……如果天地是一個完整的，那麼女媧氏倒不必鍊石補天了，你也太想不開。」

「玲姊的話真不錯，人生就彷彿是不知歸程的旅行者，走到那裏算到那裏，只要是已經

努力的走了，一切都可以卸責了。……姊姊總喜歡鉅牛犄角，越鑽越仄，……我不怕你笑話，我獨身主義的主張，近來有些搖動了。……因為我已覺悟固執是人生滋苦之因，不必掣別人說，只看我們的姑姑吧。」

「姑姑近來怎麼樣？前些日子聽說她患失眠很利害，最近不知好了沒有，三妹妹你從故鄉來，也聽到她的消息嗎？」

「姊姊！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囉，……人們有的說她這樣才算偉大，但是不幸同時也有人冷笑說她無聊，出風頭，姑姑恨起來常常咬着嘴唇道：『魷鰐的人類，永遠是殘奇的呵！』但有誰理會她，隔膜彷彿鐵壁銅牆般矗立在人與人的中間。」

玲素：「三妹妹慨然的說着，也不覺有些心煩意亂，但仍勉強保持她深沉的態度，淡淡的說道：『我想世界上既沒有兼全的事，那末隨遇而安自多樂趣，又何必矯俗干名？』」

沙侶搖頭道：「玲姊！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，因此我知道你的話還是爲安慰我而發的。……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淚，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場呢！……我老實告訴你吧，女孩子們的心，完全迷惑於理想的花園裏。——玫瑰是愛情的象徵，月光的潔幕下，戀人并肩的坐在花叢裏，一切都超越人間，把兩個靈魂攪合成一個，世界儘管和死般的沈寂而他和她是

息息相通的，是諧和的。唉，這種的誘惑力之下，誰能相信骨子裏的真象呢！……簡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——結婚的果是把他和她從天上摔到人間，他們是爲了家務的管理，和慾性的發洩而娶妻。更痛快點說吧，許多女子也是爲了吃飯享福而嫁丈夫。——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，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下，……玲姊，這難道不是悲劇嗎？……前天芷芬來，她曾問我說：『你現在怎麼樣？看着這亂如麻的國事，竟沒有一些努力的意思嗎？』玲姊！你知道芷芬這話，使我如何的受刺激；但是罪過，我當時竟說出些欺人自欺的話。——我現在一切都不想了，撫養大了這個小孩子也就算了。高興時寫點東西，念點書，消遣消遣。我本是個小人物，且早已看淡了一切的虛榮。……』芷芬聽罷，極不高興，她用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道：『你能安於是也好，不過我也有我的思想，……將軍上馬各自奔前程吧！』她大概看我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，連坐也不坐便走了。當時我覺得很抱歉，并且再捫心我何嘗真是沒有責任心？……呵，玲姊，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爲什麼要結婚呢？沙侶說得十分傷心，不住的用羅巾拭淚。

但是三妹妹總不信，不結婚便可以成全一切，她回過頭來看看沙侶和玲素說：『讓我們再談談不結婚的姑姑吧：』

『玲姊和姊姊，你們腦子裏都應有姑姑的印象吧？美麗如春花般的面孔，玲瓏而窈窕的身材，正彷彿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。可是只有這時候，是丁香的青春期，香色均臻濃艷，不過催人的歲月，和不肯爲人駐足的春之女神，轉眼走了，一切便都改觀。如果到了悶啼嫣紅，鶯戀殘枝，已是春事闌珊，只落得眷念既往的青春，那又是如何的可悲，如何的冷落？……姑姑在近來憔悴得多了，據我的觀察，她或者正悔不曾及時的結婚呢！』

沙侶雖聽了這話，但不敢深信，微笑道：『三妹妹，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。』

三妹妹辯道：『你聽我講她一段故事吧：』

『今年中秋月夜，我和她同在鼓山住着，這夜恰是滿山的好月色，瀑布和澗流都閃爍着銀色的光。晚飯後，我們沿着石路土階，慢慢奔北山峯，那裏如疏星般列着幾塊光滑的岩石，我們揀了一塊三角形的，并肩坐下。忽從微風裏悄送來陣陣的暗香，我們藉着月色的皎朗，看見岩石上攀着不少的藤蔓，也有如珊瑚色的圓球，認不出是什麼東西。在我們的脚下，回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澗，正潺潺淩淩的流動。我們彼此無言的對坐着，不久忽聽見悠揚的歌聲，正是對山的禮拜堂裏發出來的。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：『美妙極了，此時此地，倘若我就在這時候死了，豈不……？真的到那一天，或者有好多人要嘆道：『可惜，可惜她死